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四八一・集部・別集類

淵雅堂全集五十六卷（編年詩藁二十卷、惕甫未定藁二十六卷、外集八卷、編年詩續藁一卷、

文續藁一卷）（惕甫未定藁卷四至文續藁）（清）王芑孫撰……………一

曬書堂集十七卷（清）郝懿行撰……………四二七



惕甫未定藁卷四

序三

長洲王芭孫念豐

何蘭士遺詩序

蘭士歿其子弟以若四方知舊屬余序其詩者書十反而余弗報以君葬渴不及銘其藏將別求事行以著見其生平詩不待序也久之未得而余亦衰病臥家空山雨雪悵念存亡余終無以謝後死之責乎哉乃卒爲序諸其詩曰君姓何氏諱道生字立之蘭士其自號也山西靈石人其世繫生出詳余所爲其先公檢討君事狀惕甫未定藁

卷四

序

乾隆五十一年舉于鄉明年與兄元煥同登史致光榜進士歷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遷御史視漕山東出知江西九江府以病自告還丁檢討憂再出爲甘肅寧夏知府嘉慶十年七月卒于官年四十此其出處先後也少受經學于興化顧進士九苞長見吳張塤舍人而大爲詩以詩求友於天下尤善余有所譏彈應時改定此其師友淵源也再爲知府皆不久無事可見四爲鄉試同考官皆得士今福建按察使蕭山王紹蘭號天下廉能君之所薦拔也書生入工部苦不習料估君獨冠其曹嘗割宅居余余欲界牆庭中有亂甃堆焉君蹴其甃

縱橫步目數久之曰得矣翌日召匠界牆如余指而甃適盡其敏達多此類君視東漕訪漕弊于余余時爲華亭校官就松江事言之其後君見余揚州喟然曰甚矣官不可爲也吾始以君言問吏吏皆曰無之及今沿路所聞皆與君合蓋官在則壅蔽多官去則耳目徹以是推之君之能自警發可知也君之見余揚州值余困甚窺其意苟可益余雖萬金無惜然方自東漕來洗手無餘贈余四兩以去卽是君之奉職可知也爲御史會上親政言事頗施行有大臣薦

惕甫未定藁

卷四

序

命君力請入對求改京秩及服闋再起又以請皆不得卒之寧夏至寧夏未一月爲武人誤劾與縣令某解職聽勘逾年事白皆還其任君書來不自傷而盡然痛某令之既歿卽是君之與人可知也君與兄元煥視農相愛同時爲曹郎相代爲御史自弱冠好交老蒼所與議論多一時鉅人長德不樂居外與俗吏爲緣不獲已一出誤遭非意悒悒自放于酒視農貽書屬余戒君飲君不能用亦不報自此病矣君年少貌皙而頤後乃魁梧方頤廣頰意氣恢然余謂上方嚮君官且大起起必有立于世豈知其遽死死之日妻子無在旁者君故

修謹辭歿以書抵余字愈惡不類平生猶諱言病益絕筆也傷哉余寡諸士夫去相慕或徒以名惟君兄弟契余甚而君又少余十一歲余晚晚飄落方欲託君以老而君竟死所可親君彷彿獨有詩在烏庠蓋自君歿而余無四方之志矣書至此不知涕之何從也

嘉樹山房集序

震澤張君翰宣久別不相聞一日忽叩余門來過因留共飯相對憮然顏鬢各非其故矣顧君猶不得已彊出應舉訖無復焉歲歲就食于外自言嚮學之志未衰出所業示余余讀其文白黃无色清光大來荒江老屋中有耿著胸次而不能下者其文境如方塘曲礀水波不興纖鱗畢見渟然于潦盡潭清之後也其音節如晚蟬獨鶴吸風警露寥然于霜笳曉簫之餘也今天下高談之士所在林立獨爲古文者差少其爲古文不作高談而退有自得如君者豈易覩哉然而君亦坐是窮且老楊南未定集

足悔乎

鐵制府詩集序

芑孫不自度量刻行所爲詩歌古文辭治亭先生方巡撫山東得其書爲序以誇異之已而公亦自定其前所行詩增著若干卷命芑孫序諸其端伏念公門生故吏徧天下其能文章善持論把旆持節身在日月之際者故多有乃獨有取于孤賤無所知名如芑孫者豈以其事公久又磴磴不解隨人爲俛仰而言之齷若有可信用是不敢承亦不敢辭皇恐累日而爲之序曰天將以一代之文付諸其人則必與之以高一世之氣廊之以容一世之量其人以一代之文自任則必有其肫然不自已之情與其欲然不自滿之志古未有不如是而能以其一日之遭際自存天壤揭諸千世百世者公出滿洲以進士起家自

高宗朝敷歷中外三十年所結知于

聖天子者不專用文字顧猶以文字爲性命儒生學子

聯茵接襪權揚下上不異老寒士手緝我

朝崇德以來滿洲蒙古八旗作者三千人詩爲

熙朝雅頌集上之

朝

上旣命之名又

親爲製序頌行蓋自

國家肇基建號于茲百有九十年矣然後滿洲蒙古八旗文獻粲然備見于世自非天以一代之文付公公以一代之文自任何繇及是公旣自任以一代之文其才恢恢乎無所不有所爲詩久已傳頌藝林其于字句得失豪芒之間宜無足置慮然公必躊躇審固一再洗削無憾而後卽安今于已行之詩方且不惜重刊蓋古大人君子所欲求盡于事物而肫然不自已欲然不自滿其心之見于詩者猶如是也比者公由巡撫奉

命總督江南江西疆域縱橫數千里嗣此江南西四布

楊甫未定藁

卷四

序

六

政使司二提督總兵官所領隸文武吏民凡所待治于公者盤錯糾紛聲牙棘手情勢蔽虧倉猝莫尋其端委而公爲之措正施行於其間上以報

國下厭時望其心之所欲然不自滿而肫然不自已一如此詩矣書以復于公并以待讀公詩者其質焉

盛百堂詩序

往在泃東以詩契余蓋又有盛百堂灝元焉泃東詩人之有集者先後皆見余文百堂因以自言余豈嘗忘百堂哉百堂蚤爲諸生隸華亭及余至百堂已自去其籍故余之知之也晚百堂中歲習官文書常在外佐人爲吏垂老猶時時近遊故余之見之也少以見之少而知之晚顧獨使余不忘于心百堂亦若不余舍則徒以詩百堂遊迹不出江南北浙東西遠止河洛中間無邊關阨塞冰天火地可喜可愕之境以發其奇又無金戈鐵馬珠槃玉敦大災劇難奇祥異瑞以助其高華駭怪又惕甫未定藁

卷四

序

七

以百堂之詩要未知孰爲近遠此余所爲拳拳不忘于百堂者也有所不忘于余計亦有所不忘于人者矣有所不忘于今計亦有所不忘于後者矣百堂老矣姑自刻行其詩而書余說繫之以待焉

惕甫未定藁

卷四

序

八



小謨觴館文集序

海內談者相與揚權百六十年來人文蔚起獨士能爲古文者加少以是缺憾于學者余竊不然易堂甬東桐城諸家各持其古文以行天下雖學或有至有不至其傳固絀延而未已也惟排偶之文則幾于曠絕又匪啻百年矣蓋南宋後陳義愈高講于文者愈略坐令漢魏風流一墜不可復自近二三十年老生巾箱中物稍益不靈其爲說益不足以困魁岸之士于是湛博絕麗之才稍稍閒出余少歲亦嘗攘臂其閒蹉跎中隳去而徒業既默默內自慚惋私以望諸同人妄謂斯文無墜必惕甫未定藁

卷四 序

九

有英絕領袖之者何其宜見而久弗見耶鎮洋彭子湘涵方今魁岸之士而湛博絕麗之才之一也爲善有暇篤耨文業其爲文專力排偶夫文何有奇偶哉九州四隩見于書斷壺剝棗詠于詩其文奇歟偶歟莫得而離判之也班揚極其盛于漢韓柳起其衰于唐其文奇勝歟偶勝歟莫得而輕重左右之也蓋奇偶之用不齊而一真孤露吹萬畢發氤氲于意象之先消息于單微之際上者載道下者載心其要固一術爾湘涵少長邊徼多接通流精求緣起熟析利病有山川以助其奇有風雲花鳥以壯其思又不幸久困有羈愁騷屑摧撞拂鬱

以激宕其中之所存繇是侘辭異采匪意橫發長篇短章隨變雜施持原以往扶氣以立陽開陰闔神出鬼沒而一皆以自載其心湘涵不自知其文之爲偶爲奇讀者亦且忘乎其爲排偶之文焉余胥䟽江海所嘗默然悵望于海內同人者遇湘涵而快然一慰又憮然深惜其能歎其猶未焯然見褒錄于當時也雖然湘涵年未四十鏤而勿舍計必且恢之彌廣異日推其所潤身者以華于國何遽不鼓鐘一世將余所謂英絕領袖曠百年幾幸見之者亦在湘涵所自命何如而已會其所刊小謨觴館文集告成過辱不遺謂序斯集非余莫宜燒

惕甫未定藁

卷四

序

十

燭循覽輒不自禁爲夸詫之如是



明李文正公年譜序

別時帆忽又五年陶山還自京師得所輯明李文正公年譜囊余往來時帆家累嘗過所謂西涯者相與劇譚文正遺事文正與先文恪公偕相明武宗劉瑾之難先文恪公與劉謝諸公後先皆罷而文正獨留當國低何久之文正始固與諸公同心既而不終然先文恪公晚所著書或稱賓之文學或略弗道自餘諸公於文正皆然不徒推見諸公忠厚亦有以知文正生平雖不見與於清議實有見諒於諸公者蓋公之留未始非欲爲姚崇之應變不意乃成胡廣之中庸天下讀懷麓遺文

楊甫未定藁

卷四

序

上

常以是惜其人而哀其不幸年譜義從稱美時帆蒐采既博陶山續加釐訂其行事燭然具在使公所嘗見諒當時者并可白諸來世時帆以居近陶山以同鄉二君敦雅其風尙自非一世所有要其端皆感發於文章然則文章之載於人心而不可亡又有非相業所可同論者在耶公卒於正德先文恪公卒於嘉靖今皆三百年懷麓震澤兩家遺集俱誦人間獨懷麓無趾可尋墓祠茫昧皆待時帆以發之吾家怡老之園清蔭之堂雖幾就廢然庭中怪石所刻勝朝黎獻之文牆背高松依然前代風霜之色所謂賓之題墨往往在觴軸間淋漓如

濕余誠無所肖似猶獲助二君以增刪勘定其間執筆爲之序其於文章氣澤之傳家門榮落之感爲之軒眉爲之揮涕又有非二君所及知者矣

楊甫未定藁

卷四

序

上

賞雨茆屋詩集序

余序賓谷詩三年而不成賓谷訝之同遊之士訝之余亦自訝之雖然余卒無以序賓谷詩乎哉今有以高一世之才空一世之氣蚤踐清華出膺臚要據江山風月之勝兼文章賓客之能如是其於吾人遭際亦可必得乎曰不可必得矣今有處得爲之地蒙非意之干負饒樂不可勝之名抱詰屈不自存之慮隱憂顯責萃於前騰譏疎誚交於後摧去牙角自同於庸駁裏奇橫雷轟腸腹如是亦有樂焉乎曰無所樂之矣以無所樂之心居不可得之境榮觀歲仍孤危日至繇是惛惛焉惛惛焉

楊甫未定藁

卷四

序

主

焉有苑而結有萌而達有所可言不可言有所得言不得言有所欲言不欲言雜相起伏一息萬端而其所欲言可言得言者一旦得諸心而注諸手如泉焉咽乎谿衍之間屈折乎迴谿枉渚高下忽而墜壑爲渴驥爲怒猊如雲焉觸石而起蔽虧乎巖崖隔限乎林麓二色而需三色而素五色而卿象爲牛馬或爲樓臺如風焉飄飄然起於無何有之鄉經乎廣漠薄乎畏佳盛怒乎土囊之口窮者叫達者突曰者喏忽而拔木蜚瓦排山倒海雨雪總至鬼神下來若然者自古詩人之遭也自古詩人遭之賓谷亦遭之然則世所羨賓谷而賓谷

所無以自申者天直以是往復磨厲成就賓谷而昌其詩賓谷爲人敏達而恢疎文字之好最篤其於文無所不能而講於詩者尤詳爲翰林曹郎不異諸生時爲轉運使不異翰林曹郎時今所錄存曰賞雨茆屋詩者裁八卷蓋其謹又如此昔有議歐陽氏窮而後工之說爲未足以盡詩人余獨不然夫窮非必以貧賤也有時富貴而窮乃窮之彌甚者也賓谷雖天性工詩非必有藉乎窮要凡所以往復磨厲成就之如此何一非天之所爲併氣積力以昌之而賓谷詩亦遂行天下其詩蓬勃也如風瀾漫也如雲澎湃也如泉讀者之所見也而所

楊甫未定藁

卷四

序

西

有觸於石有咽乎谿衍有怒乎土囊之口者世或不具知余窮者徒也故遲之又久獨操歐陽氏之說爲之序雖固窮者之謫言哉後將有慨然而得古今之變者在於是

鶴泉詩鈔序

高郵夏禮谷先生以博學鴻辭受知

高宗朝領文章之任善得士所得朱仕琇戴祖啟茹敦和之屬位不顯而著書名天下天下無識不識推先生鉅人長德先生既老壽家居數十年有子曰曉春其字南芷以鄉貢出知山東滋陽縣久之拂衣歸養先先生五年而卒卒後二十五年其子味堂奉南芷所爲鶴泉詩鈔抵余揚州求爲論定余不及遊先生父子間無繇知南芷生平而味堂之來也禮恭而意勤以詩投余渺然有生不見古人之感余雖媿謝誠無說以辭之廼頗

楊甫未定藁

卷四

序

五

刪替定著其詩爲若干卷爲之序曰自古文章之傳快然無憾於父子再世之間者常少况乎再世而又傳之如南豐曾氏之自致堯以訖鞏眉山蘇氏之自洵以訖過其於人世福祥之應蓋視科名官職爲尤難而尤可貴重惟君少承禮谷先生之教惇學修文以循良自著又以其餘甄風酌雅寓意山川極命草木篇翰淋漓富羸千首此其詩之可重固不必一一以工拙求之而矧其詩之悱惻淵和憂深思遠又且工到若此而味堂鄉舉不仕繼起讀書長子孫以娛侍君於生前今茲老矣又復葺行其詩於身後此誠不啻如曾之有鞏蘇之有

過世之讀鶴泉詩者方且快然於人世福祥之極超然有所自得於意言之外而余猶不免較量尅畫斤斤聲律對偶間刪其太半今所校定在錄者止於是是則余之過也夫是則余之過也夫

楊甫未定藁

卷四

序

六

汪西邨詩序

余往者求詩溇上而弗得也于是慨然作二布衣傳久之得汪君西邨西邨浙之嘉興人僑居溇上餘三十年其羣從兄弟登朝顯仕而西邨落然無俚壯歲試京師不得意歷齊魯燕趙間悲歌慷慨還歸溇上所居西郭門外版扉老屋門巷蕭然以賣字爲活行吟自遣聲出金石焉余過其廬花藥蓊藹昏墨狼藉懸魚束脯酒籌茶把陌錢裹餅錯雜左右皆求書者所致然溇上之人爭購其書而余獨稱其詩西邨之書縱橫跌宕所涉非一家大要歸本二米米法以險急峭拔爲能西邨用

楊甫未定藁

卷四

序

七

其法爲書又以用之詩其詩喜橫豎自騁夷輿曠遠不名一長大要五七字古體爲尤勝收攝豪橫覃精擢思使筆如劒芒鍛四射所嚮摧陷極側附傾欹之勢臨危據槁若墜若偏而淘汰融化一造于深穩昔之稱詩者曰香象渡河其稱書者曰怒猊抉石余讀西邨詩不知一是二然後歎西邨之神乎技也間從西郭門外步以過余軟腳繫鞵疲曳街市間坐定喘息脫其帽髮鬢鬢老矣余見未嘗不悲之而西邨殊怡然有以自樂者旣別五六年行李之往來時時問西邨猶居西郭門外老健可喜賣字如故今者刻其詩以書抵余屬爲序余

茲五十落鳧江淮間驟衰形狀不啻如西邨前日自以心耗誠作詩轉頗學書而惜西邨之間澗不獲相從盤礴上下其議論也故著其能書并序生平涯畧亦使後之讀其詩者有以想見其人云

楊甫未定藁

卷四

序

七



莊蕤川十國宮詞序

余在泲東未及識莊君蕤川君所授業何生其偉以其十國宮詞來問序亦未及爲也今六七年矣蕤川復悉寄生平所爲詩生以書述君之意甚勤念君隱約鄉間以詩人自老而何生拳拳欲聞其師于當世義有足多者乃卒爲序之其十國宮詞之首曰歐陽五代史創例從孤離析亂中引繩截界以爲十國世家年表不數千言而十國之興衰起仆始末瞭然其間若吳之錦城蜀之醉妝閩之寶皇春鷺漢之以玉樓試瓜諸瑣瑣可喜可愕未嘗不具見其中余常歎爲文章之極而世或謂楊甫未定藁

卷四 序

九

其詳未逮薛史今薛史復出餘姚邵二雲學士補其闕又加詳焉然其所爲不如歐史者自在也蓋歐公以小雅念亂之憂示風人綦巾之樂變詩義爲史法故讀其史杳然觀詩心焉薛史則徒紀事焉而已宮詞之體詩也而有繫乎史者也蕤川所作百篇蒐羅鴻富旁及稗野而大要出入于歐薛兩家之間其詞溫密兼有王建花蕊數家之遺自非其人悅學而文素有淵抱未易臻此顧歐公以史寓其詩後人卽可以詩合諸史然則如蕤川殆可與之讀史者歟上下我生數十年泲東文獻之傳亦少彫疏矣蕤川其將盤桓風月以詩送老抑將

追從曩古極論天人之際綜合諸史橫豎鉤貫以上尋詩春秋所繇絕續之緒卓然著書以自名于後耶序其詩又慨然欲以諗少年英邁若何生者也

楊甫未定藁

卷四

序

三

聽雨齋詩集序

余今始識白广于揚州然余之識白广久矣余之識白广以其詩以其畫以其所然不可一世之氣與其盎然不自掩抑之情而白广之識余也未見則以其畫寄余既見則遂以其詩屬爲序古者一書不兩序今茲序白广詩者舉天下名能文章無慮數十人皆樂爲之言其于白广之才之學之志發揚蹈厲固已無所不至余何以益之且使舉天下名能文章數十人猶未足以發揚蹈厲乎白广之才之學之志雖益以余又何加焉然而白广之屬余也勤勤如不容已如不及待亦顧何哉徒惕甫未定藁

卷四

序

所見之人寢而爲目所不見之人然則後千百世目所不見之人猶之生並世目所不見之人已爾能使目所不見之人生並世而有以得之則夫後千百世而亦必有以得之白广之詩將以待後千百世目所不見之人自必取決于生並世目所不見之人以生並世目所不見之人之嘗有余也則余之序白广詩誠烏可待烏容已遂爲序之如此

惕甫未定藁

卷四

序

圭

章靜山文序

余初見靜山富陽董公之家靜山方當爲知縣氣壯甚已而靜山官畿輔不得意稍遷棄而爲遊遊十餘年與余相遇江淮間困甚鬚皓然白矣靜山以名公子蚤成晚躋躊躇一飯今日士大夫居世有不可知者事足感歎然靜山之學則以是大進靜山學主說經而通敏曲達于時務旁通醫術其爲人謹于取舍善談名理其爲文不甚講求文律意之所到務委折自愧其說不苟止亦不苟同乃者出其所刻文示余屬余爲言余論文主古人義法又好持已所明以律其不衷者常爲一世所惕甫未定藁

卷四 序

三

史恒齋試帖序

往與諸翰林偕爲五言八韻詩課其時吾友溧陽史恒齋方與余同事 官館獨不來入課但時時作詩攜以示余館中余爲點識利病抉發其所以然余既去京君亦旋出及余再入京師士大夫誇頌恒齋詩大似鐵夫出其所留藁觀之詩皆警絕一氣盤旋不見首尾若泥在鈞金在冶隨範賦形變怪莫測余亦詫歎恒齋才力至是且十倍過余豈獨似余也哉久之君爲興化教諭以憂解職復相聚江淮間意忽忽不自得然所爲五言八韻詩愈奇以工恒齋志潔行修介然爲篤古方聞之惕甫未定藁

卷四 序

三

不樂聞靜山誠何取乎異已者而屬之言豈以其謹取舍不苟止不苟同之素操行有麓似靜山者乎抑誠見學無止境由異成和不以已所能者自爲足更將博取而沖挹之雅先及于鄙人乎靜山年今六十有內養顏貌雖衰神明未改自此功名榮進之想日以銷實仁義道德之積日以增加又不嫌于異已而虛與逶迤精其消息其文心之所鬱于中而大作于外者豈余瑣瑣謾聞所能咫尺裁量之也哉

士其學尤長于說經由小學以疏通經義旁精中西算數鉤剔深隱排去壅閼方爲大戴禮義疏未成其于詞章若未暇數數者然出其緒餘猶足壓倒一切如此余恐其嗣此家居仰屋將別求絕業以自寄或于舊所爲五言八韻詩不自料理付諸棄餘可惜也故今爲收其藁而刻之揚州余前所刊行同課詩迫于出京僅得九卷蓋未及竟其後翻摹遍天下坊賈遽名之曰九家詩其實當時與于課者尙有遂寧張檢討問陶寧化伊郡守秉綬介休劉侍讀錫五靜樂李按察鑒宣永康熊儀部方受吳江家侍御祖武汾陽曹給事錫齡涇縣吳侍

讀芳培峽江習郡守振翎以及往來無常數者十餘人  
非止是九家也今恒齋詩出世容有好事者取而合之  
前編以爲十家者乎雖然此非余與恒齋之所欲問也  
已

楊甫未定藁

卷四

序

圭

朱井南左國續補序

韋昭之序左氏外傳謂雅思未盡復采穆王以訖魯悼  
其文不主于經南宋姚宏之校高誘戰國策謂訪得春  
秋後語始克是正吳師道言春秋後語晉孔衍所著賴  
此見其一二蓋自孔衍之書亡佚不見于元明而左氏  
以後通鑑以前中間國故之茫昧無徵久矣近流所著  
愈出愈多古籍日亡日少此學者之所無如何也前編  
外紀所以推廣通鑑者不一書而自春秋入戰國其間  
六十年故書雅記脫漏常多網而集之故非易易歛朱  
君井南惇學好古耽心經訓湛冥誦讀無閒居遊于凡  
楊甫未定藁

卷四

序

圭

秦漢諸子衆家之言有繫乎周威烈王魯繆公之世者  
咸加筆錄依年排次以爲左國續補若干卷蓋井南亦  
未見孔衍春秋後語之書而大意實與之合秦漢去古  
未遙雖有傳聞異辭不衷一是或公羊所謂不修春秋  
及百二十國寶書之遺猶有在是且亦韋氏所稱不主  
於經者也井南方在客授計行篋不常有書非更數年  
恐不得廣蒐極覽以完究其業如遂成之俾學者于稽  
經誼史之間彌此一闕憾豈非快事哉辱井南不遠千  
里屬草藁未定先以諭余余媿荒落無以贊其所不及  
輒書是以誇勸慙思之云



師華山房文集序

上元戴生衍善以文贄余揚州讀其辭接其人莊莊然有老成之風心異之叩所從來乃知爲故國子監學正戴未堂先生子余故嘗聞先生以宿學主關中書院吾鄉畢尙書論薦授官以歸其時余爲諸生家居未及相識因從求先生遺書衍善貽余所刻經說又出所未刻師華山房文集得備見先生爲學大指先生之學本諸躬行其言發自心得讀其文凡余平日所嘗欲言而未及言未能言者往往皆在不啻若探余懷以出之慨然念先生往矣斯言也其不可不聞於斯世力贊衍善付楊甫未定業

卷四 序

梓而衍善居貧守先生之教不干貴游久弗克就會余自刊文集記事有棗梨之便遂與勘定爲四卷附以語錄一卷刊行之自科舉之利興士或不說學而荒于古因之一二聰明才杰之子奮以漢學自見于是有惇學好古終其生而惘然無得于身心無見于行事者彼其所謂漢學者則真漢學矣以爲自古聖人賢人所以禪心修身治人之要在乎是而學者決宜從事焉則固未然也先生述其家東原晚歲病困自言生平讀書茫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烏虜其亦可傷也已夫所謂聰明才杰者其所得未必人人果逮東原卽

快然無憾于東原矣而聞東原易簣之遺言亦有矍然自反竄然自悲者乎余旣早衰浪蕩廢業不免如柳冕所云平生好文老亦興盡獨有味于先生之言不欲使之無傳昔人論文有待五百年後揚子雲之說余謂如先生者更數十年必有摩索殘煤斷楮中興起慕樂而

焉

楊甫未定業

卷四

序

天